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二十二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十四

唐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也少孤家貧嗜學善詩春秋然性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以不

屑治事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資給使入關留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焉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周爲何條二十事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之帝令召周未至使者數輩敦趣及見與語大悦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周上疏曰臣每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掩卷長想思

履其迹臣不幸蚤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惟忠義而已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輒竭區區伏見大安宫在宫城右墻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宫皇太子居之而在内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宫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宫去京三百里而遠萬一太上皇思慼欲見陛下何以逮

之今玆本爲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陛下走涼處温凊之道臣所未安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與國無疆臣謂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正欲絶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欒黶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于見存之人毋寧割愛于已亡之臣則向之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户邑必有

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强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顧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終全其福禄臣聞聖人之治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耶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

訓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皂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騶暨倡子鳴玉曳履臣竊耻之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于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

年少者二三十年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世之基自古明王雖因人設教大要節儉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卜祚遐長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于隋時纔十分之一而傜役相望兄去弟還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怨嗟以爲陛

下不存養之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又益州及京師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于治後世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疾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况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

外事即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
畔未有能重安者凡脩政教當脩之于可修之時故人
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
之失故紂笑桀之亡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
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貞觀初率
土荒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
憂憐之故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
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

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在蓄積多少而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因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積貯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强斂之以資寇耶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若人勞而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邉方有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陛下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采上

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可痛哭者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臣竊觀今功臣諸王陛下之日必無他心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爲節制人主豈不知其然溺于私愛耳今諸王寵遇過厚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侈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閉先帝示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此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優賜曾無

限極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
垂惟處置兒子弟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
下以人爲本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縣令既衆不
可皆賢但州得賢刺史可矣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
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
今獨重内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武夫勳人或
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强者入爲中郎
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得一所以

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疏奏帝稱善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拜周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于敷奏機辯明鋭動中事會裁處周密帝每曰我蹔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累遷中書侍郎兼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帝征遼東留定州輔太子還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飛白書鸞鳳冲霄必資羽

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十六字賜之周寢疾取所上章奏稿悉焚之曰毋彰君過取身後名也卒年四十八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嘗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素無貲皆竊笑他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雜物周領選時特黜浚儀令以其嘗辱已也

論曰周微時落拓無所容何其憊也及為人陳事動主知相見恨晚又何遇之奇也草茅特達慷慨而談

國家之務洋洋乎無所忌諱彼亦自以不世遭逢欲傾生平肺腑報知遇忠矣方之賈長沙魏鄭國閒實堪踵武唐書以不逮傅說呂望惜之無乃責備太過乎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亮子也貞觀中爲起居郎太宗嘗歎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時方博購王羲之故帖獨遂良能辨質真僞備論所出

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悟遂罷封禪還遷諫議大夫知起居注帝欲觀之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未聞天子自取而觀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耶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

傷女紅漆器不已必金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使不得開及夫横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時皇幼子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固諫以為刺史民之師師得人則安失人則勞皇子幼宜留京師敎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然後敦遣帝嘉納之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人物輻輳月給過于太子遂良上疏曰聖人制禮尊嫡卑庶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王

亦幾至于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一日帝問侍臣以國家急務遂良曰太子親王宜有定分此爲最急帝是其言使魏徵傅太子然太子卒以罪廢既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謂大臣曰昨日泰投我懷言臣今始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聞其語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他人者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

故紛紛至此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即定
策立晉王爲太子授遂良太子賓客嘗諫絕薛延陀失
大信帝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謂一不勝
師必再興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之會
李勣詆其計帝意遂決遂良懼上言臣請譬之一身兩
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
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
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翔旝雲輣唾手可取昔侯君集

李靖猶能擷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聖朝臣聞涉遼而左水潦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諫却莫離支貢金引春秋納郜鼎爲詞帝以其使屬吏及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戍復論不可勸立麴文泰子弟亦不用突厥寇西州帝始悔之帝于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父子不可滯愛滯愛者多慝宜許太子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

令帝寢疾與長孫無忌並召入卧內以霍光諸葛亮委之令盡誠輔太子又語太子無忌遂良在而無憂國家事高宗即位封河南郡公累遷尚書右僕射與無忌同心輔政帝亦敬禮二人納善勤民故永徽初政有貞觀之風六年帝將立武昭儀召無忌李勣與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宫上意既决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

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帝曰罪莫大于絶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語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玉音在耳非有大故不可廢也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更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何如主帝羞默遂良因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

曰遂良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侍中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妲己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興太息不謂今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閒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絶社稷傾淪惟陛下詳察帝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

遂良固執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尋轉桂州韓瑗上疏言遂良體國忘家損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以慰衆望不聽瑗復言曰昔微子去殷國隨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帝終不納顯慶二年再貶遂良愛州刺史上疏自陳顧命定策情事冀感悟上意卒不省

而韓瑗來濟並以忠諫坐遂良黨貶死逾年遂良卒年六十三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來濟江都人

論曰褚遂良忠諫名臣也或疑其譖死劉洎唐書亦病之李贄藏書至列于藝學之流悲夫高宗昏庸牝晨穿鼻彼佞如勣固不足道雖以無忌之賢亦且弗能強諫遂良激切廷爭竄死荒徼知有國而不知有身魏文貞宋廣平之儔匹也而謂有譖人于死之事固未可信

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也以父仁基爲王世充所害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大將軍蘇定方授以用兵奇術顯慶二年遷長安令坐私論立武昭儀事貶官麟德二年擢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召爲司文少卿遷吏部侍郎典選十餘載甚有能名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爲故事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爲洮州道左二軍總

管又改秦州右軍調露元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質京師宜遣使立之道過二蕃以便宜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即詔行儉册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砂晝冥導引者迷路將士不勝飢渴行儉止營致祭下令曰水泉非遠衆乃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果得善水草至西

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進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徐召四鎮酋長以畋獵爲名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遣所親問都支安否召與相見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來拒忽聞使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傳其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匐道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言都支已禽狀于是遮匐亦降悉俘至京師遷禮部尚

書兼右衛大將軍冬十月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職二部俱反立泥熟匐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都護蕭嗣業戰死詔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行儉詐為糧車三百乘伏壯士陌刀勁弩于中用羸兵挽進潛以精兵踵其後賊果來掠羸兵棄而走賊方解鞍牧馬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又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立營塹濠既周行儉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已安堵不可動弗聽促徙之比夜風雨

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衆驚駭問何以知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不必問所以知也賊拒戰黑山數敗殺僞可汗泥熟匐持首來降行儉又計禽奉職乃還明年阿史那伏念復與温傅合行儉總諸軍屯陘口縱反間說伏念與温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欵請縛温傅自効行儉秘之而密以聞後數日望見烟塵漲天而南斥候皆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温傅來降非他也顧受降如受敵勅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于是突厥餘黨悉平帝

大悅封聞喜縣公侍中裴炎害其功譖斬伏念及温傅于市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耻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卒年六十四生平以草隸名家高宗用絹素令書文選一部甚秘愛之嘗言褚遂良非精筆佳墨不書惟余與虞世南不擇筆墨書更姸捷有文集二十卷選譜十卷草字雜體數萬言行于世又爲營陣部伍四十六訣武后詔武承嗣就第取去不復傳陰陽歷術無所不通尤好取人善甄拔賢俊有

人倫之鑒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勮許以皆掌銓衡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之才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禄之器耶炯沉静可至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後咸如所料所引偏禆若程務挺王方翼張虔最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皆為名將平都支出瑪瑙盤示將士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碎之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所賜都支資產金器三千及槖

駝馬牛皆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輙盡

論曰行儉才兼文武有人倫之鑒其器量亦不可及令長吏銓衡和鈞石豈不爲有唐名相乃僅僅以知兵顯而史氏遂以將帥目之惜夫士君子無所不學經文緯武非有兩途可爲知者道耳内則佐天子作舟霖于蒼生外則爲國家揚皇威于萬里此之謂讀書人豈必如鄧弼所云一服儒衣遂奄奄欲絶哉行儉用兵以謀畧見奇不以血刃著績儒將風期尤其

可傳者也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爲兒時同館生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辯仁傑誦讀不置吏讓之荅曰黄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異其才謝曰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

移乃去同僚鄭崇質母老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若可
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歎曰北斗
以南一人而已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謂曰吾等
可少愧矣遂相待如初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
人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
義坐誤斧昭陵柏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
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引張釋之對文帝盜玉
環事爭之得免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

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借乏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為羣臣戒本立抵罪由是朝廷肅然使岐州有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之餘黨紛紛不能制仁傑患其窮且亂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使相曉皆自縛歸帝歎其達權遷度支郎中高宗幸汾陽宫為知頓使䕶道出妬女祠相傳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并州長史李冲元發卒開別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

耶止其役帝壯之俄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郡人立碑
以頌徽拜冬官侍郎充江南廵撫使奏毁淫祠千七百
所只留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
復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支黨二千人皆論死仁傑
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
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毁不能自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
至此詔悉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
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天授二年入爲地官侍郎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乎謝曰不願知誠有過臣當改后歎爲長者未幾來俊臣誣以謀反與平章事任知古等七人同入制獄先是俊臣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待減死仁傑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有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固實俊臣使王德壽示意令引平章事楊執柔爲黨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

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衣德壽許之仁傑于得書稱變以聞時俊臣已詐爲仁傑作謝死表矣書上得召見后問曰卿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則已死于考掠矣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于是與同誣任知古魏元忠等七人悉免死皆貶縣令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召爲魏州刺史時驅民保城脩守具仁傑至曰賊尚遠何事疲民悉就田作來則吾自拒之敵聞其名引去俄轉幽州都督后自製金

字十二于紫袍并賜寵帶以旌其忠復同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痛切極諫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時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仁傑從容言于后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后曰此朕家事卿

勿與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爲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后名還廬陵王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輙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議久之謂仁傑曰朕夜夢大鸚鵡兩翼皆折對曰武者陛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他日又問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

雙陸不勝無子也天意者以儆陛下乎后感悟即日遣
迎廬陵王于房州王至后匿之帳中召仁傑仁傑再三
請情詞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汝太子仁
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取信
乃復令出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突厥寇趙定諸
仁傑安撫河北時民多脅從賊去懼誅仁傑請赦勿問
可其奏仁傑于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
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脩郵驛以濟旋師自食蔬糲禁

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還除内史后幸三陽宫有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后許之仁傑跪于馬前曰此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僧人詭譎直欲拾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時契丹將有李楷固駱務整者嘗敗唐兵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仁傑曰二人驍勇絶倫能盡力于所事必能盡力于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奏以為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獻俘含樞殿后召公卿合宴舉

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令天下僧尼日施一錢以助仁傑諫曰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昔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方今水旱不節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何以救之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遂罷役聖歷三年卒七十一謚文惠睿宗時進封梁公仁傑在位常以進賢

為務或謂曰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卒以所薦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光復中興

論曰仁傑心乎唐者也是時武氏已老太子猶存忍辱事牝主君子諒之謂其機深謀長欲成匡復之功有不得不然耳人臣之義苟利國家無所不可向令仁傑潔身以去自為謀則忠矣萬一小人乘間攘奪太子不復唐祚以斬國何賴焉措置國是隨宜補救從容歲月使武氏不疑羣宵不忌然後房州帝子得

有反正之日葢用心苦矣綱目于武氏命官皆書周

獨仁傑柬之爲相則否亦深許其爲唐臣非僞周之

私人也

徐有功

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襲封東莞

縣男復舉明經補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仁不忍杖罰民

服其恩相約毋敢犯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

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于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

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大臣俾相鉤逮楚掠備極又汙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周内窮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持論益堅時博州刺史琅琊王冲責息錢于貴鄉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冲既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鞫治以反狀聞侍御史魏元忠請誅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

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矣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也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爲魁首答曰魁首虺貞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而何后意解遂免死當是時左右及衛仗在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讞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

敬業官爵已物故推事使顏仲琰請籍其家詔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如此獲宥者數十百姓累遷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今我以恩止殺就羣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于是悉免

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為人誣搆有功爭之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為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係庖廚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灑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凡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

乖令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即恩雖布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為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選者日多選曹諉囑公行嚚謗滿路近歲入多逆節事表生情法外搆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奸雖朝堂進表列匭内牒叫閽弗聽叩鼓弗聞使伸其冤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匭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竇孝諶

妻麗為其奴誣告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鞫之麗當死子希瑊訟寃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笑曰豈獨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安步去后詒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麗得減死有功免為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復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于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

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係不可阿旨詭詞以求苟免故有功為獄常持平守正以雪冤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為少衰然疾之如仇矣加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即位贈越州都督授一子官會昌中追謚忠正有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為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然當文帝之時守法易也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

等掩義隱賊有功守死明道身瀕殆者數矣此其賢于釋之遠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

論曰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有功當虐吏方張之時屢瀕于危然據道執正始終無以異何所恃而能若是蓋其仁恕不可解于心是以視物猶已古之仁人乎

張柬之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少涉經史尤篤好三禮入太學祭酒令狐德棻異其才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授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對策擢第一年七十餘矣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以言事忤旨出爲合州刺史轉蜀州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輙死柬之論其弊請罷戍兵置郡畧曰臣謹按姚州古哀牢國東漢光武末始請内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劉先主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産

入以益軍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戈戟賨貨之資不入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身膏草野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即用渠帥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番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為患滋重故紀綱粗立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之要今宜罷姚州隸巂府歲時朝覲同諸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

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嶲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后不納俄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于國后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非司馬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姚崇亦論其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即日

名見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柬之遂與平章事崔元暐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等謀誅二張匡復唐室以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素慷慨可動以義柬之從容問曰將軍居北門幾年矣答曰三十年曰然則今日擊鐘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曰死不敢忘柬之曰既知感恩必思以報今東宮乃大帝子廹于嬖豎宗社廢興將軍寧有意乎多祚仰天痛哭自誓曰苟利國家惟相公所使柬之遂與定謀初

柬之與荆州長史楊元琰相代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又用彦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典禁兵易之等疑懼以其黨武攸宜參之俄而姚崇自靈武至都柬之彦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彦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元暐彦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内置郎王同皎詣東宫迎太

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后所寢長生殿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泄漏不敢以聞且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于是收張昌期等皆斬之梟二張首于天津南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等繫獄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中宗即位大赦惟易之黨不原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没者免之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皇族皆復屬籍叙官爵其為

后所殺者訪求其柩改葬之東之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郡公俄進漢陽王與敬暉元暉彦範恕己同封名曰五王寔罷其政事也表求養疾授襄州刺史帝賦詩祖道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故無所貸會漢水漲齧城郭因罍石爲隄以遏湍怒闔境頼之懇辭王爵弗許俄以三思計貶新州司馬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桓彦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爲御史中丞時嘗與宋璟同請案張昌宗謀逆

罪疏請揚豫博三州之羅酷吏者悉赦之中宗正位每臨朝韋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彥範極諫至引魯桓齊姜牝雞司晨事爲勗後三思矯詔枉殺道逢彥範縛曳竹槎上肉盡杖死崔元暉安平人性至孝后久疾常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闥後以流從卒于道敬暉平陽人初為衛州刺史有治績放瓊州時被殺袁恕己東光人中宗立常斥去佞巧楊務廉被殺于環州

論曰張柬之經世奇才也舉賢良第一年七十餘及為相已八十矣平章三月遂誅二張復唐室旋乾轉坤功蓋千載惜不戮三思𠁊諸武去疾留根無乃老而闇乎所以人主用賢貴及其鋒而用之

史傳三編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二十三至五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周勳

史傳三編卷二十三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十五

唐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陜州硤石人也本名元崇武后以其同突厥反者命以字行後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崇少倜儻

尚氣節年二十為獵師呼鷹逐獸自喜張璟藏語以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舉下筆成章科累遷夏官郎中武后賢之拜侍郎后問周興來俊臣誅後不聞有反逆以前論死得無寃枉崇曰當時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陛下使近臣覆訊近臣尚不自保何敢動揺今天啟聖心凶竪殲夷臣敢以一門百口保内外官無反者矣后悦賜銀千兩進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張易之私有請于崇崇不納譖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

等謀誅二張崇適還參計議論功封梁縣侯尋出爲亳州刺史歷宋常越許四州睿宗時拜尚書進中書令與宋璟密奏太平公主干政危東宮請出公主及二王于外張說請太子監國以息異議崇贊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帝從之已而爲公主所搆事中變貶申州刺史明皇即位欲相之崇知帝大度銳于治先設十事以堅帝意不可則辭帝曰試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

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
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閨
人之口臣願宦豎不預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
公卿方鎮寖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
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
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
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抑臣願羣臣皆得
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眞

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絶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閹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度僧尼富户彊丁削髮避役至是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夫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沙汰僧尼髮而農者萬二

千人時帝方勵精圖治朝夕咨訪他宰相畏帝威皆謙憚惟崇應答如響遇事裁決無滯碍故帝獨專任之崇偶有事謁告十餘日政務委積盧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帝曰卿坐鎮雅俗耳崇既至須臾裁決俱盡崇常于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内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諫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耶

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黜陟以明開元三年山東蝗民不敢殺拜且祭崇遣御史督州縣捉之懷慎以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飢死若殺蝗有禍臣請當之四年復蝗崇又命捕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蝗乃天災劉聰捕之不克為害益甚崇牒若水曰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令坐視食苗不救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議者猶喧譁不止帝疑復問崇曰

庸儒泥文不知事變魏與後秦小忍不除至牛馬相噉其毛民遂相食今縱不能捕盡不猶愈于養以遺患乎帝然之蝗害頓息盧懷慎卒源乾曜代之崇病謁告凡大政事帝必令乾曜就咨乾曜所奏善帝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何不問崇帝以崇第僻遠詔徙寓四方館館華大崇讓不敢居帝曰恨不使處禁中何避也久之崇遷政舉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時開元四年也詔五日一參入閣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九

年卒年七十二謚文獻遺戒薄葬治喪不許用浮屠法崇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諳記時承外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勝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由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

上天下以治

論曰姚崇救時相也舍人齊幹言之矣即崇所自任亦無以過于此崇軼事尚多大抵好將順用權術故

畧其瑕而取其瑜然作相時陳十事于始率皆施行
能相時薦宋璟自代不負所托可謂得相體矣

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也舉進士第為監察御史武后髙其
才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張易之引張説証魏元忠不
軌將廷辯璟謂説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
正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
偕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説感其言始以正

對尋遷御史中丞會許州人楊元嗣告張昌宗名術士占相謀不軌后命平章事韋承慶司刑卿崔神慶與璟同鞫之神慶奏言昌宗語已奏聞法當首原璟獨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于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温言觧之璟曰臣知言出禍隨然激于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璹遽宣詔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勑命后不得已許收就獄俄詔原之勑二張詣璟謝璟拒不見顧左右歎曰悔不先碎豎子首

使令復亂國經後宴朝堂二張皆位璟上易之素憚璟虛位揖曰公當今第一人胡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善果曰公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君非張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禮二張積怒常欲中傷之詔按獄揚州璟奏此御史職耳復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中丞非大事不出仲翔罪止犯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

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嶠非故事易之等
初蕪璟出則劾奏誅之計旣不行乃伺璟家婚禮遣客
行刺璟乘庳車舍他所得免神龍中累遷黃門侍郎武
三思怙寵數干請璟正色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
第安得尚干朝政會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詔斬月將
璟請付獄帝怒岸巾出側門謂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
璟曰人言中宮私三思陛下不問卽誅之臣恐天下有
竊議者帝愈怒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不敢

奉詔乃流月將嶺南尋出璟貝州刺史歷杭相二州為政清毅羣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釐革銓政舊弊流品以清太平公主謀傾東宫又嘗乘輦邀宰相于光範門外諷以易置東宫衆皆失色璟抗言曰東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奈何忽有此議遂與姚崇密言于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搆其間將使東宫不安請出宋王豳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

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曁皆于東都安置上從其言且以太子監國既而中變貶楚州刺史歷兖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還雍州長史開元初從廣州都督敎民陶瓦以易茅茨築堵列肆永無災患四年召拜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内侍楊思朂迎之璟在途不與思朂交一言朂自負貴幸訴于帝帝嗟嘆良久益重璟尋遷吏部兼侍中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顔正諫帝甚

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每進見便殿帝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與姚崇同敬禮他相莫如也突厥默啜世爲中國患郝靈佺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後日寵利者爲國生事痛抑其賞五年帝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帝素服避殿以問璟及蘇頲仝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恊天心故災異爲戒願且停之姚崇以爲舊材腐壞適與行會帝遂行至東都以駞道隘黜河南尹及知頓使官璟曰陛下方事

巡幸即以道不治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帝遽命舍之璟曰陛下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于上而恩在下也姑聽待罪于朝然後詔還其職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嘗命制皇子公主名號封進復命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風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鳲鳩之義臣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貞觀舊制諫官史官隨宰相奏事有失即匡美惡必記自許敬宗李義甫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

屏左右密奏諫官史官不得預聞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仍依故事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畧文詞璟以二人多是非好立異改變若全引進咎悔必生若棄之則才用可惜並遷遠州刺史后父王仁皎卒將葬請用竇孝諶故事築墳高五丈一尺帝許之璟請如著令已奏可明日復詔如孝諶璟還詔曰借禮厚葬前世所戒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禍不旋踵豈可復蹈前轍臣

所以再三進言者欲全朝廷之政成中宮之美耳帝悅曰朕每欲正身率下于后寧有私耶然人所難言公乃能之可其奏賜彩絹四百匹會日食素服避殿璟奏君子恥言浮于行願動天以誠無事虛文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放讒夫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讀官無苛治軍不輕進所謂修刑也帝嘉納王毛仲有寵百官附之毛仲嫁女帝問所須毛仲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帝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

人爾必宋璟也明日詔璟詣其第日中璟乃至飲不盡危遽稱腹痛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璟為相每事必爭上以王仁琛藩邸故吏墨勑與五品官璟曰仁琛向縁舊恩已獲優改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過犯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璟奏嗣先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然自太陽當御斜封墨勑一皆杜絶望付吏部知由正敕從之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

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戲于帝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耳帝心以為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按之隱之嚴急煩擾于是貶隱之官遂並罷璟為左丞相與蘇頲同罷時開元八年也是時左右丞相者左右僕射也罷政事者居之二十一年致仕歸東都越五年卒

年七十有五贈太尉謚文貞後張嘉貞為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甞不失聲歎息當時以姚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政使賦役寛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以故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論曰宋璟剛方正直房杜且當謝不敏況姚崇乎遭遇明皇匡君正國用致開元之治獨怪其當武韋二后時昏虐薰灼而介石之貞始終不撓履尾而不為

所啞豈天于端人正士别有保佑而安全之耶抑有義有命工于趨避者果無益耶讀宋璟傳可以頑廉懦立矣

韓休

韓休京兆長安人也少工文詞始應制舉授桃林丞復條對國政中乙科擢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累遷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為虢州刺史虢于東西京為近州乘輿經行芻牧旁午休請均賦他郡宰相張說不可休固

請吏白恐忤相意休曰剌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卒如所請以母喪去服除為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尚書右丞開元二十一年帝使蕭嵩擇相嵩稱休志行遂拜黄門侍郎同平章事休性方直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之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宅室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而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而巨猾乃置弗問

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初嵩以休恬和易制故薦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時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又凡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宋璟歎曰不意休乃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言未已諫疏已至帝時引鑑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于舊戚戚無一日懽何不逐之帝曰吾雖瘦天下肥矣蕭嵩每啟事順旨我退而思天下寢不安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

下寢必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計也加銀青光祿大夫是冬十月罷為工部尚書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謚文忠

論曰韓休剛直亞于宋璟然當是時明皇已倦勤矣葢自開元初年以至八年姚宋相繼為相朝廷清明百職修理比隆貞觀者以比及十三年封泰山十四年大有年明皇之志已盈故宇文融以利臣柄用宋璟以罷政事虛擁右丞相之名然當時作相者張說

張嘉貞諸人品雖未純才堪理國裴光庭蕭嵩等才本庸流心非奸匪猶平而未陂之時也及開元末年稱賢相者不過休與張九齡耳李林甫牛仙客楊慎矜等漸見進用女謁内萌讒人交張開元之業衰矣惜哉韓休三月相之十月罷之雖欲施爲庸可得乎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粤之曲江人也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刺史王方慶方慶曰是必致遠張説謫嶺南一見厚

遇之與通譜系成進士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明皇即位未郊九齡言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年而未行大報怠于事天不可又言元元之衆懸命于縣令宅生于刺史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今不正其本而設巧于末吏部條章舉贏千百求精于案牘而忽于人才是所謂遺劒中流刻舟以記者

也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而清流隔于殊恩胥史乃濫章紱恐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說不從已而果得謗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為冀州刺史以母老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使帝思張說常薦其才可備顧問召為祕書少監集賢

院學士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終養不許以其弟九臯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是歲奪哀拜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帝欲相李林甫九齡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他日為社稷憂不聽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單于功欲用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不可以為賞功之具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為相若盡滅東北二寇陛下何以加之

帝乃止既又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帝曰然則加實封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積穀繕械乃常職耳賞以金帛為可裂地則非所宜帝默然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帝悅明日復以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帝怒曰卿以仙客寒微耶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曰臣荒陬孤生

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帝由是決用仙客九齡侍旨遂懼為林甫所中因賜白羽扇獻賦自况其末云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其何忍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帝雖優答然寖疎之時帝在位久漸肆奢欲怠于政事九齡遇事無大小皆力爭所推引皆正人遂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又以嘗薦周子諒為御史而子

諒彈仙容非宰相才帝杖而流之林甫奏九齡舉非其人貶荆州長史久之封始興縣伯請歸展墓卒年六十八謚文獻九齡體微弱而有醞藉風度凝然後帝每用人必問曰風度能如張九齡不先是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九齡獨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使人伺其過失以聞帝大怒欲並廢鄂王瑤光王琚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爲慶今三子皆已成人不

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揺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是時林甫文搆其間妃遣宦奴告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常處也九齡叱曰房幄安得有外言遽奏之帝為動色故終九齡之相太子無患安祿山以范陽偏校入奏事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後敗于奚契丹張守珪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必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宜

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且有逆相宜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因遣使祭韶州厚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云

論曰九齡忠貞鯁直亦宋璟之流亞也知林甫他日為廟社之憂料祿山必亂燭照數計天寶間事已瞭然矣使明皇能用其言安有踉蹌蜀道之困哉名為宰相而未嘗一日信任唐自求覆九齡其將奈之何

張廵　許遠

張廵鄧州南陽人也開元末登進士第歷真源令祿山反譙守楊萬石逼廵為長史使西迎賊廵率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至雍丘其令令狐潮已從逆縛吏民百餘將殺之潮出行部囚相與解縛殺守者而迎廵入城以拒潮廵屠潮妻子磔城上潮大怒以衆四萬薄城廵謂諸將曰賊兵鋭有輕我心今出不意擊之必驚潰乃分千人乘城而自驅數隊出直衝賊陣人馬辟

易賊退明日復進設百樓攻城廵束芻灌膏焚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戰潮乃敗走潮素與廵有舊至城下自說廵廵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復四十日朝廷聲聞不通大將六人白廵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廵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皆感泣引六將至責以大義斬之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廵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廵遣勇士銜枚渡河取鹽米

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廵縳藁為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來圍廵使雷萬春立城上與潮語賊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遥謂廵曰向見雷將軍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廵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紿潮退二舍欲引軍走許之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還為備潮怒圍

復合巡又曰歸我馬三十匹我且出奔君取城矣潮歸馬巡悉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來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收其牛馬器械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于是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濟陰陷于賊巨引兵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絶巡餉道巡乃拔衆保寧陵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來寇遣雷萬春南霽雲等與戰寧陵北大破之斬將二十殺賊萬餘朝宗遁去詔拜巡河南

節度副使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尹子奇將媯厥兵十三萬攻睢陽許遠告急廵引兵入睢陽助之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才不及廵請專治軍糧戰具居廵下廵受不辭晝夜苦戰十六日禽賊將六十餘人殺卒二萬子奇大敗遁去詔拜廵御史中丞遠侍御史已而子奇復圍城廵椎牛饗士悉軍拒戰賊望見兵少大笑廵率諸將衝賊陣賊大潰逐北數十里會方刈麥廵夜濟師鳴鼓嚴隊若將出戰賊申警不得休息

俄息鼓賊弛備巡與霽雲萬春等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徑抵子奇所斬將拔旗殺賊五千餘人有大酋引千騎乘城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十人伏隍中城上鼓譟禽之復縋登陴賊皆愕貽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為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奇巡乃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子奇走還七月復圍睢陽城中食盡士日給米一勺雜樹皮茶紙為食皆飢病不能彀賊以雲梯傅堞巡出鈎干拄之不得進又以鉤車木馬攻城巡輒破碎之賊服

其機不復攻惟穿壕立柵以守時賀蘭進明屯臨淮巡使霽雲請救兵引三十騎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不肯出師愛霽雲欲留之為具食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無分灾救急之意豈忠臣義士所為乎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命請留一指示信以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浮圖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

也次寧陵得廉坦兵三千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驅賊牛數百入城將士相持而泣賊知無援圍益急衆議東奔廵逺謀曰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飢衆行必不達不如死守茶紙既盡乃食馬馬盡羅雀掘鼠或煮鎧弩以食雀鼠又盡食老弱婦女廵出愛妾曰諸軍經年乏食而忠義不衰吾恨不能割肌啖汝寧惜一妾遂殺以饗士逺亦殺奴僮哺卒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

四百人十月癸丑賊登城莫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執衆見之大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子奇問曰聞公每戰大呼輒眥裂齒碎何也曰吾志吞逆賊恨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巡大罵附賊犬彘不絕口子奇又脅霽雲降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遂與姚闇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遇害生致許遠于洛陽至偃師亦不

屈死巡遠俱年四十九巡長七尺美鬚髯讀書不過三復為文章不立稿所在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後無不識歷大小四百餘戰斬將三百殺賊卒十二萬人用兵不依古法令諸將教戰各以其意或問之答曰賊將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不可以古法拘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耳其甲械皆取之于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貳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厮養必整衣見

之故其下爭致死力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肅宗詔張鎬率四節度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時謂巡蔽障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乃其功也詔贈巡遠等死事諸人并錄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賜睢陽雍丘傜稅

許遠者敬宗曾孫為人寛厚長者明于吏治禄山反或薦于朝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巡長故呼巡為兄大歴中巡子去疾上書以遠畏死誤國家事請追

奪官爵詔下百官議皆以遠守睢陽扞奇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其後巡死不足惑當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議乃止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且力明遠之不畏死愈于褒貶尤慎非無據也

論曰張巡忠義貫星日薄雲霄且其才亦不世出使假以尺寸之柄馳驅中原收復兩京豈出子儀下遠才稍不逮巡然推賢讓能同心共濟至死不少回屈

可謂志士仁人相得益彰矣嗟彼孤城餓卒經數百戰而未嘗一敗卒障江淮以保東南半壁韓愈謂天下不亡二公之力豈過論哉

顔杲卿　真卿

顔杲卿字昕師古五世從孫也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終濠州刺史杲卿以䕃調遂州參軍開元中遷范陽戶曹祿山聞其名表爲常山太守及反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拒偕長史袁履謙迎之祿山予二人金紫

質其子弟使守常山又使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因共謀舉兵討賊適眞卿在平原斬段子光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即矯祿山命召欽湊計事醉而斬之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禽械并欽湊首送京師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城遣郭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于是河北十七郡皆斬僞刺史傳首常

山祿山懼使史思明蔡希德晝夜攻常山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告急王承業擁兵不救六日而陷與履謙同被執脅使降不應加刃少子季明頸上曰降活而子亦不應遂並盧逖殺之致杲卿洛陽數之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于汝而反乎我世爲唐臣守忠義恨不斷汝萬段豈從汝反耶祿山大怒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罵不絕口賊鈎斷其

舌曰復能罵否乃含糊而絶年六十五履謙被斷手足賊黨在旁咀血噴其面賊臠之杲卿宗子近屬皆遇害顔氏死者三十餘人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不加褒贈眞卿表其枉乃杖殺通幽贈杲卿太子太保謚忠節

眞卿字清臣與杲卿同五世祖少孤母殷氏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詞章事親孝開元中登進士又擢制科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天久旱眞卿辯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焉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

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遷殿中侍御史以不附楊國忠出為平原太守度安祿山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簡丁壯儲倉廩日與賔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其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又使參軍李平馳奏帝方嘆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及平至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乃能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以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刁萬歲等五人分總部伍大饗

士城西門諭以舉兵討賊慷慨泣下咸感厲由是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懐忠景城司馬李暐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軍聲大振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狥河北真卿斬子光紿諸將曰吾素識三人其首皆非是藏三首結芻續體斂而祭私爲位以哭是時顔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十七郡自歸推真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絶燕趙詔拜真卿户部侍郎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攻魏郡拔之

肅宗即位靈武拜工部尚書仍領使祿山遣史思明等攻河北諸郡復陷真卿謀于衆曰賊鋭甚委身辱國非計也不如赴行在至德元載棄郡渡河至鳳翔授御史大夫時朝廷雖草昧而真卿繩治如平日劾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都虞候管崇嗣等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爲達識又建言春秋新宫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毀請築

壇于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多言出爲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度劉展必反預飭戰備李峘以爲生事毁之名爲刑部侍郎展卒舉兵渡淮峘奔江右李輔國遷上皇西内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刺史代宗立累遷尚書右丞帝自陜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宫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耶載銜之俄拜刑

部尚書知省事封魯郡公元載專權畏羣臣論奏請自今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眞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于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天下事無大小得失皆俾訪察以聞此古明目達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爲相羣臣不先咨宰相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陵夷至于今日其所

從來者漸矣夫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羣臣
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不得直進從此人
不奏事陛下聞見止于數人天下之士鉗口結舌陛下
便謂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則林甫國忠復起矣臣
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然爲之
陛下倘不蚤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爲
誹謗貶峽州别駕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
帝崩爲禮儀使時喪亂後典法湮廢真卿博識今古屢

建議釐正爲權臣沮抑德宗立楊炎當國又以直不容
改太子少師猶領使及盧杞爲相益不喜改太子太師
罷使數遣人問以方鎮所便欲出之真卿見杞辭曰先
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
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
建議遣真卿往諭李勉以為失元老貽朝廷羞不聽至
河南河南尹鄭叔則勸勿往真卿曰君命也不可避與
其子書但誡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既至宣詔旨希烈

養子千餘環繞嫚罵扳刀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衆退乃就館逼上疏雪罪罷兵真卿不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汝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耶希烈大會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起希烈大慚時朱滔王武俊田說李納皆稱王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名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耶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

唐名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耶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求宰相無如太師者真卿叱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吾兄也雖被執詬賊不絕口吾今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鼠輩脅耶羣賊失色乃以兵拘守掘坎于庭示不屈且阬真卿怡然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乃拘真卿蔡州度必死預作遺表墓志祭文希

烈僭號問儀式答曰老夫耄矣所記諸侯朝覲禮耳賊積薪于庭示不屈且焚真卿起赴火賊遽止之已而李晟復長安希烈弟希倩坐朱泚黨誅希烈怒遣中使至蔡州殺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爾何謂敕耶遂縊殺之年七十六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正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善正草書筆法遒勁

為世所寳

論曰杲卿真卿各以一郡起兵討賊事雖無成大義凛千載矣義聲一動河北響應以二公之才烏合二十萬而常山未及旬日平原亦終不支胡氏史論謂明皇保姦棄賢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信夫杲卿罵賊百世下如聞其聲真卿立朝忠貞勁直侃侃乎社稷之佐臨難則抗節賊庭至死不屈二人為唐室增光豈小哉

史傳三編卷二十三